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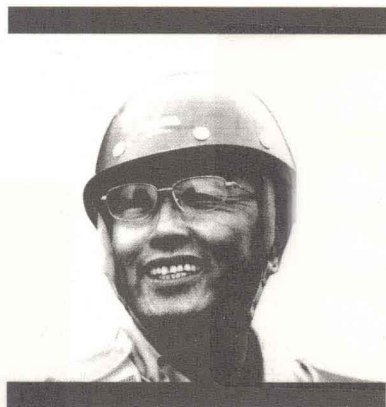
对话

郭明义

韩春丽 / 著

我从没把自己当个典型当回事。而且每当我听别人笑话夹蒺藜地说，郭明义你现在是神了，我就回说：大哥你不能那么说，你让我活两天吧，你老这么吹嘘我，把我吹到半空中，一旦你们不吹了要撤离了，我是不是摔死了？大伙就知道我这个人是怎么回事。

——郭明义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

对话

郭明义

韩春丽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08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对话郭明义 / 韩春丽著. —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13. 8
ISBN 978-7-5153-1879-0

I. ①对… II. ①韩… III. ①郭明义—访问记 IV. ①D26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95447号

责任编辑: 彭明榜

图片提供: 郭明义

书籍设计: 孙初+林业

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

社址: 北京东四12条21号

邮政编码: 100708

网址: www.cyp.com.cn

编辑部电话: (010) 57350506

门市部电话: (010) 57350370

三河市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700mm×1000mm 1/16 13.5印张 139千字

2013年9月北京第1版 2013年9月河北第1次印刷

印数: 0001——6000册

定价: 25.00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(010) 57350377

目
录

引子 / 001

第一章 嗜学如命 / 003

第二章 绿色锻造 / 025

第三章 40公里生命线 / 048

第四章 这一家 / 074

第五章 血浓于水 / 108

第六章 悠远的回声 / 137

第七章 诗意的外延 / 178

引子

郭明义是个很有趣的人。

去年冬天特别冷，郭明义家的热水器不够热，星期日，郭明义照旧肩上搭条毛巾哼着小曲去街上的澡堂子洗澡。

澡堂子收门票的大妈满脸狐疑地说：“你都中央委员了，咋还上我们这里来洗澡啊？”

“中央委员就不洗澡了？”郭明义很纳闷儿似的反问，引得大家一通大笑。

其实，郭明义心里很明白，自从2012年年底当选为十八大中央候补委员，许多人看他的眼光发生了变化。中央委员应该有车吧？可以有，但他拒绝了；中央委员应该有大房子吧？没有，他仍然住在那40平米的小房里。

郭明义曾经多次让房给工友，他本来早就可以住上更大的房子：“据说你的夫人女儿也都想住得宽敞一些，每次你是怎么说服了她们，心甘情愿地跟你守在这小房子里的呢？”

“大房子打扫起来费劲吧？比如你家住的房子大，你肯定常常对你那口子说：‘你死哪儿去了？这么多活都是我干的，这么

大房子都是我打扫的！你干什么了呢你？——’”郭明义没有用大道理讲“工友比咱家更困难”，而是形象地展开一个家庭场景，他抻直了脖子，捏着尖细嗓门，模仿气急败坏的家庭妇女，任提问的记者笑出了眼泪。

头戴安全红头盔，身着米色工装，笑意盈盈的脸上架一副眼镜，这是郭明义的招牌头像。这个外表看起来并不怎么像知识分子的鞍钢人，处处透着做人的智慧。

确实有很多人，认为郭明义是中央领导了，什么都应该有。“其实我还跟过去一样，什么也没改变，只是多了一份荣誉。”郭明义谦虚而耐心地解释着。

然而，从一个大山深处最最普通的采场公路管理员，成长为堂堂的中央候补委员，这中间的跨度，又岂是一句“什么也没改变”所能涵盖。

在多个场合，郭明义都明确表达了自己“始终像个天真的孩子”的不变；面对记者，郭明义更坦诚地表示：“我不如大家想像中那么完整完美，我的思想也在不断修正。”

能固守住善良的本性不变，又朝着更加完美的自己不断迈进，这正是郭明义从小我走向大我的历程。

（本人曾经两次采访郭明义。2013年3月初，在北京第一次采访前来开会的郭明义；于4月9日前往鞍钢齐大山铁矿，第二次实地采访郭明义，并随他一起走采场。）



对话

郭明义

第一章 嗜学如命

【对话】

你要整死我啊

记者：郭师傅好！我关注你的微博已经很久了，你的微博是自己在打理吧？

郭明义：是我自己在做。我的微博，就是我的真实写照。委托他人或写作班子，表达不了我的人格和真实感受。

记者：那天我写了一条我要采访你、遭到身边有些人质疑的微博，你转发了，立刻有四五十人跟转和评论，有人说支持好人，向好人学习，向郭明义致敬……你的影响力可见一斑。

郭明义：我转是因为觉得这人说得挺有意思，她的质疑我想

让读者自己去思考。

记者：我们这样认为，假一天可以，假一辈子，就是真的了。有的人假一年也不容易。

郭明义：这个观点，有点道理，但我并不同意。为什么不能这样说？因为有些人真了一辈子，到最后崩溃了。一辈子都干得挺好，最后完了。比如四川有个厅长，年龄挺大都快退休了，一辈子都按党的要求去做的。当由副厅长提成厅长，他绷不住了。审判的时候他说，估计自己就到这个位置了，思想开始发生变化，别人送吃送喝就开始收，来钱就要……像这种你怎么判断？

记者：不难理解，一个人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变化，地位不一样了，从前贫穷时能够坚持的，富裕后坚持不了了。

郭明义：无论提到什么官位，无论发生了多大变化，最应该高兴的是，我一定会干得更好，发挥得更出色，我做出的样子要经得起考验，将来也不会有什么問題，因为我这样做会影响到其他人。这是一名老党员老干部要经常思考的。

我没有当那么大官，也并不如大家想像中那么完整完美，我的思想也在不断地修正。有人可能会疑问：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？这样说才符合事物的本来面目呢。但不论怎么修正，我都不能离开一个点，就是最起码党纪国法要遵守，因为党员没有超越的权力。不但不能超越，而且在一定的时候要起模范带



对话

郭明义

头作用。

记者：我还有个问题，随着你的见识越来越多，你的思想就没有什么波动？比如你今天住的宾馆很简陋。

郭明义：我今天本来可以不到这儿住，我不愿意住那种豪华的地方，我不习惯。我不喜欢整得乌烟瘴气，因为我以前住那地方，有些古怪的事情，就是美女打电话要求服务。我很反感这些。

记者：哦，对对，遇到这种情况，你是怎么抵抗的？

郭明义：我认为这样不好。有一次，我住在大连一家宾馆，9点多钟，有电话打进来，问我要服务不，我说要什么服务，都累一天了。我需要休息，明天还得工作呢。别的服务不需要了。2010年在河南也都遇到过。

我到新疆，我老伴还给我打电话跟我开玩笑，捏着嗓子说：需要服务吗？我说你别给我扯淡！你要整死我啊。刚好有个记者正在采访，他听得清清楚楚，就把这事儿还写到报上去了，你可以搜索。

每天5点多钟起来看书学习

记者：郭师傅，你一天的时间表通常是怎么安排的？

郭明义：早上5点多钟起来到办公室，看书；然后去采场，安排场务工作，11点钟回来，用半个小时，跟爱心工作室的队员

碰一下情况，就是碰一下每天都应该做些什么，然后处理各种公益的事。

记者：很多人以为你就是个普通矿工，不知道你是个爱看书有文化的当代雷锋呢。

郭明义：我是技术工程师。不过我的文化多数是后来学的。比如从部队转业后，我特别爱学习，老上夜校。矿里也组织学习高中课程，我可以上午工作，下午到教室学习，后来发了高中合格证书。我那时候学习非常认真，像一只小羊似地使劲地吸啊（两手举胸前低头做小羊吸母乳状——引得我们哈哈大笑），白天黑夜地学啊学，那时候课本也好。

市委党校刚开始招生时，矿里说你去考去吧，将来咱们需要人才，得提高提高。我就去了，还真考上了。又脱产学习两年半，获得大专文凭。后来又上中央党校函授4年。

“文革”以后，全国第一次统一招收统计干部，让谁去都不去，怕考不上。让我去，我就去了，真考上了。数学、语文、政治，全超过了录取标准。其实这个考试非常难，很少有人能考上，我竟然就考上了。

记者：很多媒体都报道过，您检查进口设备，一丝不苟，为铁矿挽回10万美元的故事。您在学英语上，似乎有点神乎其神的传说呢。

郭明义：哪来什么神乎其神。我初中学的俄语，部队的时候



对话

郭明义

学了点英语单词，什么香蕉苹果的简单日常用语，回来后就断断续续地学。后来矿里搞扩建，进的设备全是英文的，控制系统也全得用英文，得找个明白人呀，工人多数连个单词也不会，因为得组装设备要跟老外沟通啊，有人就议论说我懂外语。

刚好我的统计证书下来了。我去矿长那里取证书，专业技术证带国徽的，我现在还保存着呢。上面用中英文写着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。矿长指着那排英文说，你把这个读一下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就读完了。接着，矿里就送我到冶金干部学院学习了一年，英语系。回来还没喘口气呢，设备进来了，加紧干活。

记者：学英语这个事能再详细地讲一下吗？

郭明义：在部队时，有一个司令员的儿子，跟我们在一个班，他老在学习。他拿着一些有图的小册子，是上海市广播出版社的外语小册子，他也偶尔说两句，什么ruler、pencil pencilbox、apple、pear、banana，当时我看人家学英文，也感兴趣，就跟他学，用他的课本，简单地学了一点，几个单词，还有音标，并且爱好上了英语。部队转业回来以后就上夜校，晚上还要学英语去。

记者：你觉得英语特别重要？还是你喜欢？

郭明义：我英语挺好的。我喜欢Hello! How are you? 觉得挺有意思的。一点一点学的。就是特别爱学习。

上夜校撞车缝了好几针

记者：你当时学习有什么梦想、什么动力吗？

郭明义：没有什么梦想，就是学点知识干好工作嘛。其实我年少该学习的时候，国家一直倡导学工学农，没好好读书，20多岁明事理了我感到惋惜：那个时候要好好学习多好呢！懂得了学习的重要，就开始抓紧点滴时间学学学。另外单位也大力支持员工学习，当时我上党校是单位给拿钱，工资一分钱不少，谁也享受不到这个待遇。鞍山市党校3年大专是免费学的，中央党校4年本科是函授。

记者：你能描述一下当初上夜校的情形吗？

郭明义：那时候高考刚恢复，全国形成了学习的风气，全矿都在学，不光我一个人。我记得当时下午4：30下班，就往夜校那边赶。你看到仿佛“哗”地一下，就都涌到了市里，现在可没有这个壮观景象了。那时候都在学习，只不过有的坚持时间长有的坚持时间短。当然学习的目的也各种各样，有的为了考大学。我退伍以后24岁，年龄大了，不能考大学了，但我爱学习，所以边工作边学习。

记者：“上夜校的时候，你还没结婚？”

郭明义：开始没结婚在上夜校，后来结婚了也在上夜校。上



对话

郭明义

夜校来回骑自行车，挺远，单程就要骑两个来小时。每天晚上7点多下课，我爱人在家等我到9点来钟回家，一起吃晚饭。

记者：能回忆起上夜校时的一件趣事吗？

郭明义：觉得来回奔波着学习挺有趣。有一次夜校下课后，黑灯瞎火地往回赶，还跟人家撞车了，缝了好几针（手指左眼上方，挺长的一道伤疤）。

记者：也算是上夜校的一大纪念吧。你学习可真是挺卖力。

郭明义：我不只是学外语卖力，各种功课我都很喜欢，不信你考考我地理，我地图掌握得还可以。考试：菲律宾主要产什么？热带水果香蕉。甘蔗的原产地是哪里？广西。玉米的原产地是哪？中国（错，应该墨西哥）；直布罗陀海峡，马六甲海峡分别在哪个洲？……

牛哄哄地当班长

记者：1992年的时候，你参加了一个班，你当时挺牛哄的，据说你还是班长。

郭明义：对，是一个专门的英语学习班。班里有一个清华毕业的，他现在在加拿大，他出国之前在兑换人民币时我碰见过他一次，后来再没有见过。他是鞍钢的。跟我在一起学习的，全是大学毕业的，北科大的，还有医学院的，我当班长，是因为我是

党员，年龄也比较大。

记者：全班多少人？当班长你都负责什么？

郭明义：我不是第一次当干部，初中的时候我就当过学校团委委员。全班三四十个人。班长主要负责同学们的学习。我主要负责把他们划分成几个课外小组，有秩序地组织他们分组学习和讨论，因为学英语需要交流；还组织他们听老外的课，因为当时只有钢铁学院有外教老师，我就联系并组织同学们去那里听外教授课。

记得我还领导他们罢过课呢。有个老师课讲得太差，一次又一次地让我们感到不适应，我就领着同学们不上他的课，并且还找校长去，我牵头。大家都愿意跟我在一起。直到最后，学校给我们调换了老师。

记者：为什么他们都愿意跟你在一起？

郭明义：可能我比较负责任。我总是去的时候是第一个，走的时候是最后，同学们都非常愿意跟我相处。

记者：你各种形式地学习过很多次，你觉得哪次是你最愉快的？

郭明义：每次学习我都感觉很愉快。只不过我学过经济管理，学过统计学，最后都没起多大作用。（很自谦地挠头笑）



对话

郭明义

记者：印象最深的考试是哪次？

郭明义：有两次印象很深。第一次是录用干部考试（国家第一次公务员考试试点），是人事部组织的。我记得作文写的是《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》，怎么写的忘记了，反正是一气呵成的。语文、政治什么的，答得都挺好的。我记得我的数学比较差一些。但肯定都超过60分以上了。

另外，我是矿里第一个通过国家第一次组织的统计考试的人。那应该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全国统计考试，我通过了。我就靠的是在夜校学的那些知识。那时候还没有上三年大专，谁都不敢去考。记得考试时谁都不认识谁，连考场都不熟悉，就去了，就考上了。

记者：也就是说，靠自学，你通过了国家第一次公务员考试，第一次统计职称考试。

郭明义：对对，我有4个证书：大专、大本、公务员、统计。

【故事】

晨读

当第一缕晨曦温柔地打在窗玻璃上的时候，屋内的郭明义，缓缓地启开了淡蓝色的硬质窗帘。瞅着窗外静静的院子，他伸了个懒腰，接着坐下来，继续埋头读书。

这里是鞍钢齐大山铁矿办公大楼，郭明义的办公室就在3楼。

每天5点多钟起床后，便来到办公室晨读一个多小时，已经是郭明义多年养成的习惯。办公桌和窗台上，堆着几摞书报，还有一瓶矿泉水，他的红色头盔也安静地躺在窗台的角落里。

书有解读十八大的，有研究党史的，还有英语的……每本书里，都仔细地夹着郭明义随手抓到的各式各样的书签。看来，郭明义采用的是发散式读书法，讲究的是泛读，而不是抓住一个各个击破。

他刚刚去北京参加了中宣部组织的深化中国梦座谈会，回来抓紧先看了这两天拉下的报纸，又读了一段时间的党史，最后还反复练习了几句英语口语对白，作为这天晨读的结束。



对话

郭明义

按说，作为新晋中央候补委员，对当前形势，对党史了如指掌是应该的，令人惊奇的是，已经55岁，按他自己的话说，还有5年就要退休的人了，还天天练习英语口语，不知是为哪般。

显而易见，在今天的郭明义，学习，不仅仅是为了实用；有时候，就是喜欢学，没有那么多为什么。

回头审视郭明义的学习经历，也便是如此这般。

遗憾

在众人眼里，郭明义整天乐呵呵的，一副知足惜福乐天命的形象。

其实，郭明义也有遗憾。

没有人能够选择自己的出生时间，也没有人能够选择自己的成长环境，郭明义也不例外。在该读书的年纪，没有好好读书学习，这便是郭明义的最大遗憾。

郭明义出生于1958年12月，正是如火如荼的大跃进时代，作为齐大山铁矿普通矿工的父亲，每月只有几十块钱的工资，养活一家5口人。

郭明义兄妹3人。很小的时候，作为家中老大的他，就得上山砍柴、搂草、捡煤渣，回家帮妈妈做饭、烧炕取暖。

那时候，也没有人强调学习，因此郭明义老大不小了，才进学校。在学校里，主要以帮老师搞搞活动、修修钉钉坏了的桌椅为乐事。看着刚才还歪歪扭扭的桌子板凳，在他一阵锤子钉子的叮当之